



銅鑄鐵打的姑娘

金 云 徐錦珊著



新文藝出版社

05711



新文藝出版社

• 1956 •

銅鑄鉄打的姑娘

金 云 徐錦珊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5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3/16 字數 43,0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4,000 定價(6) 0.19 元

出版者的話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十一篇作品，是兩個年青的紡織女工寫的。這些短篇，着重描寫了紡織工人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所湧現出來的模範人物和模範事例，表現了紡織工人的勞動熱情和優秀品質；部分作品，也善意地批評了個別工人身上的落後思想和不良作風。

這些作品，雖然寫得比較簡單，但因為寫的是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甚至是作者親身的經歷，並且是真正受了感動以後才寫出來的，所以都有着比較濃厚的生活氣息，充滿着積極向上的熱情，讀了使人感到親切，並受到鼓舞和教育。

我們覺得，工人同志的這些作品是值得向廣大讀者介紹的。今後，我們將更多地出版工人同志的創作，為繁榮我們的文學創作盡一分力量。希望工人作者給我們以支持，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指教！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二月

目 次

銅鑄鉄打的姑娘	金 云(1)
把珍貴的礼物献給党	金 云(12)
指标	金 云(17)
互助友爱	金 云(21)
看棉花	金 云(24)
老王找竅門	金 云(27)
小珍珠和刘師傅	徐錦珊(30)
四年	徐錦珊(44)
“黑板報通訊員”	徐錦珊(49)
越劇迷	徐錦珊(53)
这是大家的力量	徐錦珊 陸亦青(56)

銅鑄鐵打的姑娘

金 云

十月小陽春，陽光暖洋洋地射在玻璃窗上，一閃一閃地反射出燦爛的光芒，把小宝那張紅潤的小臉照耀得更加美麗了。她那兩只靈活的黑眼珠，直盯着窗上有灰塵污垢的地方，細心地、輕輕地擦着。看着自己親手擦得雪亮的玻璃窗，看着在玻璃窗上映照出來的自己那張又稚氣又興奮的臉，她呆了一下後笑着，還擠了擠眼，做了個鬼臉，立刻更興奮地擦了起來。

走廊里，來來去去的人，總愛望她一眼，說些閒話。

“這是誰呀？可不是細紗間的小寶？”

“是呵，她還是細紗間的先進工作者呢！怎麼當起清潔工來了？”

“啊喲！多可惜！要不跛了一隻腳……”

這些話，小寶有幾句聽在耳里，有幾句聽不清。不知怎麼的，她心別別直跳，好像是一個害羞的新娘見了陌生人一樣，臉上一陣紅，一陣熱。

下班後，她就跑到細紗間里去找她的好姐妹順弟，沒有找

到，人家說順弟已經走了。她回轉頭就想去追上她，可是跑了几步就得歇一歇，現在脚跛了，不能像过去那样要跑就跑，要奔就奔的了。她每次感觉到这种隱痛的時候，便有些怪医她脚的那个医生，可能是他本領差；有時也会怪自己不听医生話。她想：要不，她的脚是不会跛的。这种思想，最近一直在她腦子里起伏着。两个月前，她的一只脚害了骨髓炎。經過医生診斷以后，說要休养一个月，才能試做工作。这样一來，可把小宝急坏了。那時車間里正在展開提高生產質量的競賽。她是个先進工作者，又是优秀團員，要是休养一个月，那么生產怎么办？过慣了集体生活，一旦独自閒着，躺着，走路像數石板，那是多么难受的事。与其說她怕閒，还是說她關心生產更确实些。那時，她好像跟医生生气似的，拿了一張證明書就回來了。心里嘖哩咕嚕地，一夜沒有睡好。第二天一早起來，看看自己的脚，只不过有些腫痛，她想这用得着什麼休养呵！就索性把證明書藏了起來，到人事科去報到。人事科一定要看証件。“怎么办呢？”小宝暗暗着急起來。忽然她小手在桌上一敲，回到房里，把證明書上“休息一月”改成“休息一日”。隔了一天，就去上工。一天做下來，也不覺得累。可是一倒在床上，全身就像打伤那样疼痛了。她咬緊牙齒，一點也沒有喊出声來。跟她同床睡的好姐妹順弟几天來也沒有注意到她有啥兩样，顧自睡得像只小猫似的。到了后半夜，小宝不知不覺地“啊唷，啊唷，”喊出声來了。順弟驚醒過來，吓了一跳，連忙坐起來問小宝。小宝一听順弟問她，便馬上不喊了，吞吞吐吐地說：

“我……我做了……一个惡夢。”

这使得順弟又好气又好笑，輕輕地錘了小宝一拳說：“把我吓坏了，明天我睡到上鋪去。”

小宝笑着輕輕地湊在她耳朵边說：“去吧！誰拉住你啦！上面有你的鋪位！”

順弟要打小宝，小宝把头縮在被窩里去，又突然伸出头來，用手指着其他床上熟睡的同志，輕輕地說：“輕點，不要驚吵大家。”順弟一會兒就在打鼾声了。小宝的脚虽然很痛，也只好熬着，再也不敢喊出声音來了。

第二天小宝第一个起來，突然發覺自己的脚，腫得像小孩的腰那样粗。她怕順弟看見，就偷偷地躲在一边，穿上一双大鞋，換上一条又大又長的褲子，先走出去了。到了車間里，小宝还是跟平時一样地工作着。脚痛，她就把注意力尽量集中在工作上，她以为这样脚就会少痛些。可是脚还是那么痛，就像針扎刀刺那样。她头上身上出着冷汗，好像剛剛从澡池里爬起來似的。又疲劳，又头晕，好容易挨到了下班。这天晚上她連飯也沒吃。躺在床上，头晕得好像床鋪和房屋都在轉動，耳朵边像有蚊子在叫，口里要嘔，身体像瘋癱一样，一點也不能動彈了。順弟在下班后沒有看見她，还以为她也参加晚会去了。此刻晚会散了，順弟回宿舍里來。一看小宝的被头有半床拖在外面。她給小宝盖被時，才發覺小宝的脚腫得又粗又亮，这把她急得叫嚷起來，硬拉她到医务室去。醫師一看到她那只脚，眉头皺成一团，立刻就把她送進医院。經過醫師診斷，說骨髓炎变劇，發炎厲害，需要住院治療。这样就像捉住一只小老虎一样地把小宝送進医院，医了兩个月。出院時醫師在證明書上寫着：“必須調任輕便工作”。當時小宝看看証

明書，看看自己跛了的脚，还埋怨醫師哩！醫師再三跟她說，要是遲几天來医，就要鋸掉一只脚了。小宝也不相信。

小宝虽然跑不動，可是她还是硬要跑。她想：“即使自己已是一塊廢鐵，也要鎚打成工具。”出了厂門口，就追上順弟了。順弟一把拉住小宝就親熱地問：

“小鬼，几時上班？”

小宝高兴得嘴一抿說：“我今天已經工作了。”

順弟不等她說完，瞪出兩只大眼睛，驚奇地說：“瞎說，今天我不是还在你車上做？沒有看見你啊。”

小宝就一口气把怎样調到雜务組去的經過告訴了順弟。順弟立刻把那雙緊緊地捏住小宝的手，像断了彈簧一樣地松開了。驚異地說：

“哦！雜务工？你答应了？”

小宝本來一股熱情，現在被順弟这样一說，像当头澆了一桶涼水，詫異地反問她：“怎么了？雜务工不好么？”

順弟急着否認說：“誰說不好？我是替你可惜！”

这使得小宝皺起眉头了，立刻就進一步对順弟說：“嘎，还不承認，要是雜务工好，那又有什么可惜？我說你呀！也跟那些人一樣，瞧不起我这个雜务工了吧？”

這話使得順弟又羞又惱，順弟尖了尖嘴說：“好好，我瞧不起你。”气鼓鼓地轉身就跑掉了。

小宝回到家里，还是高兴得像只小喜鵲似的。噤噤咕咕地跟她媽說不完那些有趣話。可是她媽却噘起了嘴巴向門口那边噘了噘，然后在小宝的耳朵边輕輕地說：

“看你还開心哩！你爸爸还在生你的气呐！”

“为啥？”小宝馬上鼓起那双大眼睛驚奇地問。

“还不是为了你当了雜务工，丟了他的面子。”

小宝正在猶豫，还没有向爸爸身边走去，她爸爸却看見她了。他一面向小宝瞟了一眼，一面把手上那段香烟朝地上用力地一丟說：

“呃，真丟臉，一个好好的姑娘家，去干这种下等工作！”他馬上又發覺丟在地上的烟蒂还有寸把長，便弯下腰去拾了起來，又朝嘴邊送，“呼啊呼”地狂吸起來。

小宝忍了又忍，用牙齒咬住嘴唇，耐心地說：“爸爸！別那麼說……”

她爸爸搶着說：“日里夜里想爭取当个模范，这回好了，垃圾堆里有模范給你找哪！”

听了這話，小宝心里倒有些好笑：“爸爸，当模范又是为了什么呢？工厂里要搞好生產，清潔工沒有你說能行么？”

小宝的笑声可把爸爸更激怒了，“撲”的一声从椅子上跳起來說：“少了你，工厂便開不成啦？”

小宝也不肯認輸，跨前一步，沒好声气地說：“爸爸，虧你也是个工人啊！”

這時小宝的媽媽剛剛搬了飯菜出來，急急地往桌子上一放，幫助小宝埋怨起老头子來：“看你，一回來就和女兒吵架，这家还像家嗎？像茶館了。”

老头子拔起腳來，就朝外走去，一面嘴里咕嚕着：“好，我走，我爱吵，我走。”

小宝媽想喊他，沒喊出聲，只是深深地歎了口氣。

本來，小宝的爸爸一看見小宝回來，就要把她拉到身邊

去，有說有笑地把自己心里想的合理化建議，一五一十地都告訴小宝。小宝不懂他講的那些機器零件的名詞，可她爸爸還是要講給她听，不講出來心里就熬不住。但自从跟女兒吵了几句嘴以后，他不再和女兒講了，一个人自己放在心里想。小宝看看爸爸有時想不過來，心里也实在有些难过。

小宝心里更感覺到难过的，是和順弟的關係搞坏了。过去兩個人可要好呢！在車間里，誰都喊她倆是双胞胎，她倆好得連头上打的蝴蝶結都是一样的結法，一样的顏色。現在算是拆伙了。小宝还以为她只是一時生气，不久就会和好的。可是小宝有意喊了她几次，她都是愛理不理地。後來兩個人睡在同一張床上，索性一个朝里，一个朝外，好像是兩個冤家。

不管順弟怎样不理小宝，可是小宝的心里却總是有个順弟呵！每次小宝爬到細紗間去擦玻璃窗時，總要把头伸進去东張張西望望。看見了順弟，看見了自己过去擋的那部細紗車，她心里就喜的像開了花。看着順弟工作得那么緊張，她真想一脚跳下去，幫着她接几个头。

小宝擦好了窗，又剝去牆壁上那些过時了的破标語，然后扫了扫地，向車間門口这边走來。這時已經快要下班了。統計員小沈，手里拿着一張表，也匆匆地向車間里跑來。小宝急忙問他是什么东西，要他打開來看看。小沈喜欢開玩笑，看見她那么着急，就偏偏不給她看，故意慢一點貼，逗得小宝要捶他的背。這時剛巧下班了，工人們像爭着看紅榜似的，一个个都向小沈圍攏來。小沈这才慌慌張張地把那張表攤開來貼在壁上。原來這是一張上个月的缺勤統計表。上面一条条紅綫，那些尖头，就像是一个个刀尖，直向大家的眼睛里刺來。一陣

子沉默以后，嘖嘖呱呱的話語就响起來了。有人嘲笑似地說：“甯，缺勤倒超額完成哩！”這話使順弟很不高兴，她知道自已上个月也請了好几天病假，便不好意思地从人叢里退出來，兩只眼睛悄悄地向这个瞧瞧，又向那个瞟瞟，看看別人是不是也在注意她，嘲笑她。她向后退，不当心踩了小英的脚，小英倒真的注意起她來了。她盯了順弟一眼，就悄悄地跟小宝說了些什麼。順弟看見小英這副樣子，她想她們一定是在說她的坏話了，心里立刻冒了火，嘟起嘴來。小英又向順弟瞟了一眼，还高声地喊起來：

“是呀！医务室看病的人要排隊，油条多……。”

這話像針一樣地刺在順弟心里。她以为這一定是小宝跟小英商量的后，故意叫小英諷刺她的。她气虎虎地向她們盯了一眼，便扭轉頭跑開了。

小宝一點也沒有注意到順弟，因此也不知道她心里想的事。小宝看到表上病假那么多，心里就一直在难过。她自己是在細紗間里長大的，她知道夜班工人日里沒睡好覺，晚上工作就要頭痛，甚至發熱，工作就要打折扣。过去細紗間在夏天請病假的更多，因为老板根本不顧到工人的身体健康，車間里熱得像蒸籠也不管。可是現在，車間里有了通風設備，一年四季，車間里像春天，病假为什么还会这样多呢？這個問題，把小宝的那顆天真的心吸引住了。

她一路想着，向宿舍里跑來。一看她跟順弟睡的那張床鋪的上鋪已擺上了被頭，箱子、籃子和別的東西都搬下來了。仔細一看，自己床上順弟的那條被頭沒有了。这才明白，原來順弟已把被頭搬到上鋪去睡了。小宝心里一陣难过，她躺在床

上怎么也睡不安穩，一會兒坐起來，一會兒又躺下去，總猜不透順弟是為什麼會對她這樣疏遠。

第二天，吃過中飯不久，小宝跑進宿舍去。她聽見樓板像擊鼓似地，“咚咚咚”一陣接一陣响。她側着耳朵听了一会，心想這一边明明睡的都是上夜班的工人，現在怎麼會有這樣大的响声。她急忙跑上樓去，才知道順弟和隔壁房間里的林弟正在吵架。順弟指手划腳地在罵林弟：“你破壞生產！哼，啥斷命山歌……”林弟也不服氣：“你肚痛埋怨灶君，我哼一聲就尋事。我不是啞巴。是不是在小組會上提了你的意見，今天向我報復了？啊？”兩個人鉄墩碰上鐺頭，你一句，我一句，像唱對台戲一樣，各不罢休，把上上下下睡着的人都鬧醒了。有的躺在床上直嘆氣，有的揉着眼皮大翻身。樓下房間里的工人實在耐不住了，爬起來用掃帚柄亂擊樓板。看到這情況，小宝可急壞了。她勸勸這個，又勸勸那個。她把順弟直往房里推，一面嘴里說：

“順弟！你……你是個團員，人家夜班……”

順弟嘴一撇說：“戴啥大帽子？雜务工样样都要管嗎？”

小宝一楞，看着順弟那張綳得緊緊的臉，她心里又氣又難過。終於咬了咬嘴唇忍下來了。

就在這一天晚上，順弟她們這個房間里，八個人中就有三個人請病假。這情況使得小宝明白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宿舍里東爭西吵，使得大家睡不好覺。睡不好覺就做不動生活，只好請病假。小宝立刻向領導上反映這些情況，經過組織上和有關部門反覆研究，決定召開宿舍會議，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來解決這個問題。在宿舍里無論誰，都愛喊小宝“當家人”，她

的話，大伙兒也愛听。在会上，小宝把日里睡不好覺，晚上干不動活的問題提了出來，她的話說到了每個人的心里。尤其是平日吵過架的人，听了她的話，又是感動，又是慚愧。首先是林弟作了檢討，順弟看見林弟檢討了，感到臉上火辣辣的難受，也在大家面前承認自己不對。

從此以後，宿舍里安靜多了。小宝也更加關心大家了。每天總是第一個起床，最後一個睡覺。等大家都睡着了，她還在東摸西摸地不是關門窗，就是關電燈；不是給人塞帳子，就是給人蓋被子。這些事情，順弟和每一個人一樣，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但當人家在小宝面前，說些感激小宝的話時，順弟總是一聲不响。心里感覺到有些慚愧，但又說不出來。

一個禮拜天，上午，大家都把被子搬出去晒，下午，除了一些人回家外，大部分都集體看电影去了。小宝到家里去轉了一趟，出來正想到电影院去，看見半个天边堆滿了黑沉沉的烏云，閃電不停地打着，看樣子快要下雨了。小宝記起厂里大家的被頭都還晒在外面呢，她想要是看了电影回去，那麼被頭一定都給打濕了。她一考慮，就喊了輛三輪車，趕回厂里來。

电影散場了，順弟跑出电影院門口，看見地上都是水，天還在下着雨呢！她猛然間心里一驚，怎麼辦呢？被頭蓆子都晒在外面哪！來不及搭公共汽車，她立刻喊了輛三輪車趕到厂里來。這時天已經漆黑了，她慌慌張張地就到晒場上去摸，連根竹竿也沒有摸到。她心里一喜，立刻又問自己：“誰給我收起來了？”她回頭看看自己房間里有電燈亮着，急匆匆地奔到門口一看，房里坐着的是小宝，正伏在桌子上寫字呢。又看看自己床上被褥鋪得好好的。連拆開了的被也縫好了。她完

全明白了。可是不知道怎么的，心里一陣激動，却像根木头一样地站在門口不動了。小宝听见声音，回头一看是順弟，见她全身濕得像只落湯鷄。小宝看着她那副默样子，就笑着說：“噫，站着干什么？快進來把衣服換掉，这样会生病的。”这几句帶着親切關懷的話，使順弟再也不猶豫了，就一步跨上去，抱住小宝，那兩只濕手捏着小宝的手顫抖着，半晌說不出話來。嘴唇不住地牽動着，兩只眼睛里含着淚花。順弟忽然發現小宝的簿子上夾着張电影票，她連忙拿起一看，詫異地問：

“你沒去看电影？”

小宝微笑着說：“嗯，沒有去。”

順弟羞愧地低下头來說：“我……。”

这晚上，順弟又把自己的被褥搬下來。跟小宝睡在一張床上了。有些同志看好电影都回家去了，房間里只有她們兩個人，她們親密地講了半夜話，像久別重逢的朋友似的。过了一会，小宝呼呼地睡熟了，順弟却睡不着。想起自己过去輕視雜务工，諷刺她，看不起她……这多么可恥呵！她心里一陣心酸。但又感到高兴，因为她畢竟覺悟過來了，她和小宝的友誼也得到恢復了。她偷偷地一直望着小宝的臉，輕輕地把自己的臉貼到小宝的臉上去。

几个月以后，厂里評选勞動模范。順弟是厂里黑板報的通訊員，事先在厂委員會上知道小宝当选了。她一口气就跑到小宝家里。只見小宝的爸爸一个人在一張攤開來的圖样前面自言自語的說着什么，却不見小宝。她就大声喊起來：

“小宝！小宝！”

小宝和媽媽一听順弟的叫喊，連忙跑了出來，以为出了什

么事情。順弟喘着气,抱住小宝說:

“你选上了,你选上了。”

小宝媽急急地拉住順弟問:“选上什么了?啊?”

“劳动模范!”順弟高声喊起來說。

小宝的爸爸一听说小宝选上劳动模范,馬上把眼鏡一放,轉过头來,有些不相信地自語起來:

“劳动模范?”

小宝的媽笑着向老头子說:“噯,这回你女兒可真的給你丢臉了。”

“別挖苦人了,我早就認識過來了。”小宝的爸爸尷尬了一陣子,为了把話头引開去,立刻把圖样拿起來兴高采烈地說,“來來來,大家都來看看我这个合理化建議……。”

大家哈哈地笑着向他圍攏來。他今天特別有勁,指指划划地好像在一个几千人的大会上講演一样。小宝的媽什么也听不進去,几次叫老头子別講了,老头子也像沒有听见。她索性不理他,自己把順弟一把拉了過來,嘀嘀咕咕地問起關於小宝当选劳动模范的事情來。小宝心里也想听听順弟說的話,可是爸爸的合理化建議的确也使她高兴,她看看媽媽,又看看爸爸,笑起來了。

把珍貴的禮物獻給黨

金 云

車間里工人們在緊張地工作着，轟隆轟隆的機器聲，好像在相互呼應着說：競賽！競賽！

深秋的天氣，車間里仍舊像春天一樣充滿了溫暖。這時，在車間辦公室內，傳出來一陣爽朗的笑聲，技術員邱鎮南站在一只玻璃櫥旁，正在打開櫥門，把里面一只只像小喇叭的機件搬了出來，陽光從窗外射進來，照得機件上放射出光彩。這時，黨支部書記、公方代表們都站在一邊看着，黨宣傳委員月珍對邱鎮南說：

“哦！公私合營了，你的喇叭也出世了。要是早用上它，質量早已有了提高。可是那時候喇叭一直被關在玻璃櫥里。”

邱鎮南望着公方代表的臉，爽朗地笑開了：“是啊，現在把這份禮獻給公方代表、獻給黨吧。”

講到這批喇叭頭，它的經過可曲折哩！

一年多以前，那時候全廠職工為了品質不好，紗條杆不均的事，都很着急，只要大伙兒一有空，就三五成羣地在一起談